趙飛燕外傳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趙飛燕外傳
作者：伶玄　漢

舊本題漢伶元撰。末有元自序，稱字子于，潞水人。由司空小吏歷三署，刺守州郡，爲淮南相。其妾樊通德，爲樊嫕弟子不周之子，能道飛燕姊弟故事，於是撰趙后別傳。其文纖靡，不類西漢人語。序末又稱元爲河東都尉時，辱班彪之從父躅，故彪續《史記》不見收録。其文不相屬，亦不類元所自言。後又載桓譚語一則，言更始二年劉恭得其書於茂陵卞理，建武二年賈子翊以示譚。所稱埋藏之金縢漆匱者，似不應如此之珍貴。又載荀勖校書奏一篇，中經簿所録，今不可考。然所校他書，無載勖奏者，何獨此書有之？又首尾僅六十字，亦無此體，大抵皆出於依託。且閨幃媟褻之狀，嫕雖親狎，無目擊理。即萬一竊得之，亦無娓娓爲通德縷陳理，其僞妄殆不疑也。晁公武頗信之。陳振孫雖有或云僞書之説，而又云通德擁髻等事，文士多用。而「禍水滅火」之語，司馬公載之通鑑。夫文士引用，不爲典據。采淖方成語以入史，自是通鑑之失。乃援以證實是書，紕繆殊甚。且「禍水滅火」，其語亦有可疑。考王懋竑白田雜著有漢火德考，曰漢初用赤帝子之祥，旗幟尚赤。而自有天下後，仍襲秦舊，故張蒼以爲水德。孝文帝時，公孫臣言，當改用土德，色尚黄，其事未行至孝武帝改正朔，色尚黄，印章以五字，則用公孫臣之説也。王莽篡位，自以黄帝之後，當爲土德，而用劉歆之説，盡改從前相承之序，以漢爲火德。後漢重圖讖，以赤伏符之文改用火德。班固作志，遂以著之髙帝紀。而後漢人作飛燕外傳〈案：懋竑此語，尚以此傳爲眞出伶元，蓋未詳考。〉有「禍水滅火」之語，不知前漢自王莽、劉歆以前，未有以漢爲火德者，蓋其誤也云云。據此，則班固在莽、歆之後，沿誤尚爲有因，淖方成在莽、歆之前，安得預有滅火之説？其爲後人依託，即此二語亦可以見。安得以通鑑誤引，遂指爲眞古書哉？〈案：此書記飛燕姊妹始末，實傳記之類。然純爲小説家言，不可入之於史部，與漢武內傳諸書同一例也。〉

四庫全書總目提要

四庫全書總目提要

飛燕外傳

趙后飛燕，父馮萬金。祖大力，工理樂器，事江都王協律舍人。萬金不肯傳家業，編習樂聲，亡章曲，任爲繁手哀聲，自號凡靡之樂。聞者心動焉。江都王孫女姑蘇主，嫁江都中尉趙曼。曼幸萬金，食不同器不飽，萬金得通趙主。主有娠，曼性暴妬，且早有私病，不近婦人。主恐，稱疾居王宮。一産二女，歸之萬金，長曰宜主，次曰合德，然皆冒姓趙。宜主幼聰悟，家有彭祖方胍[1]之書，善行氣術，長而纖便輕細，舉止翩然，人謂之「飛燕」。合德膏滑，出浴不濡[2]，善音辭，輕緩可聽。二人皆出世色。

萬金死，馮氏家敗，飛燕妹弟流轉至長安，於時人稱趙主子，或云曼之他子。與陽阿主家令趙臨共里巷，託附臨，屢爲組文剌繡，獻臨，臨愧受之。居臨家，稱臨女。臨常有女事宮省，被病，歸死。飛燕或稱死者。飛燕妹弟事陽阿主家爲舍直，常竊效歌舞，積思精切，聽至終日，不得食。待直貲服疏苦財，且顓事膏沐澡粉，其費亡所愛，共直者指爲愚人。

飛燕通鄰羽林射鳥者，飛燕貧，與合德共被，夜雪期射鳥者於舍旁。飛燕露立，閉息順氣，體溫舒亡疹粟。射鳥者異之，以爲神仙。飛燕緣主家大人得入宮召幸，其姑妹樊嫕爲丞光司帟[3]者，故識飛燕與射鳥兒事，爲之寒心。及幸，飛燕瞑目牢握，涕交頤下，戰慄不迎帝。帝擁飛燕，三夕不能接，畧無譴意。宮中素幸者從容問帝，帝曰：「豐若有餘，柔若無骨，遷延謙畏，若遠若近，禮義人也，寧與女曹婢脅肩者比邪？」既幸，流丹浹藉，嫕私語飛燕曰：「射鳥者不近女邪？」飛燕曰：「吾內視三日，肉肌盈實矣。帝體洪壯，創我甚焉。」飛燕自此特幸後宮，號趙皇后。

帝居鴛鴦殿便房，省帝簿。嫕上簿，嫕因進言：「飛燕有女弟合德，美容體，性醇粹可信，不與飛燕比。」帝即令舍人呂延福以百寶鳳毛步輦車迎合德。合德謝曰：「非貴人姊召不敢行，願斬首以報宮中。」延福還奏。嫕爲帝取。后五采組文，手藉爲符，以召合德。合德新沐，膏九回沉水香。爲卷髮，號「新髻」；爲薄眉，號「遠山黛」；施小朱，號「慵來粧」。衣故短繡裙小袖李文襪。帝御雲光殿，帳使樊嫕進合德，合德謝曰：「貴人姊虐妬，不難滅恩。受恥不愛死，非姊教，願以身易恥，不望旋踵。」音詞舒閒清切，左右嗟賞之嘖嘖。帝乃歸合德。

宣帝時，披香博士淖方成，白髮教授宮中，號淖夫人，在帝後唾曰：「此禍水也，滅火

必矣！」帝用樊嫕計，爲后別開遠條館，賜紫茸雲氣帳，文玉几，赤金九層博山緣合。嫕諷后曰：「上久亡子，宮中不思千萬歲計邪？何不時進上求有子？」后德嫕計，是夜進合德，帝大悅，以輔屬體，無所不靡，謂爲溫柔鄉。謂嫕曰：「吾老是鄉矣，不能效武皇帝求白雲鄉也。」嫕呼萬歲，賀曰：「陛下眞得仙者。」上立賜嫕鮫文萬金，錦二十四疋。合德尤幸，號爲「趙婕妤」。婕妤事后，常爲兒拜。后與婕妤坐，后誤唾婕妤袖，婕妤曰：「姊唾染人紺袖，正似石上華，假令尚方爲之，未必能若此衣之華，以爲石華廣袖。」后在遠條館，多通侍郎宮奴多子者，婕妤傾心翊護，常謂帝曰：「姊性剛，或爲人構陷，則趙氏無種矣。」每泣下淒惻，以故白后姦狀者，帝輒殺之。侍郎宮奴鮮綺蘊香恣縱，棲息遠條館，無敢言者。后終無子。后浴五蘊七香湯，踞通香沉水坐，燎降神百蘊香。婕妤浴豆蔻湯，傅露華百英粉。帝嘗私語樊嫕曰：「后雖有異香，不若婕妤體自香也。」

江都易王故姬李陽華，其姑爲馮大力妻。陽華老歸馮氏，后姊弟母事陽華。陽華善賁飾，常教后九迴沉水香，澤雄麝臍，內息肌丸。婕妤亦內息肌丸，常試，若爲婦者，月事益薄。他日，后言於承光司劑者上官嫵。嫵膺曰：「若如是，安能有子乎？」教后煮美花滌之，終不能驗。眞臘[4]夷獻萬年蛤，不夜珠，光彩皆若月，照人亡妍醜，皆美艷。帝以蛤賜后，以珠賜婕妤。后以蛤粧五成金霞帳，帳中常若滿月。久之，帝謂婕妤曰：「吾晝視后，不若夜眎之美，每旦令人忽忽如失。」婕妤聞之，即以珠號爲「枕前不夜珠」爲后壽，終不爲后道。帝言，始加大號。婕妤奏書於后曰：「天地交暢，貴人姊及此令吉光登正位爲先人休不堪喜豫，謹奏上二十六物以賀：金屑組文茵一鋪，沉水香蓮心椀一面，五色同心大結一盤，鴛鴦萬金錦一疋，琉璃屏風一張，枕前不夜珠一枚，含香綠毛狸藉一鋪，通香虎皮檀像一座，龍香握魚二首，獨搖寶蓮一鋪，七出菱花鏡一奩，精金彄環四指，若亡絳綃單衣一襲，香文羅手藉三幅，七囲光雄肪髮澤一盎，紫金被褥香爐三枚，文犀辟毒箸二雙，碧玉膏奩一合。」使侍兒郭語瓊拜上。后報以雲錦五色帳，沉水香玉壺。婕妤泣怨帝曰：「非姊賜我，死不知此器。」帝謝之，詔益州留三年輸，爲婕妤作七成錦帳，以沉水香飾。

婕妤接帝於太液池，作千人舟，號「合宮之舟」；池中起爲瀛洲，榭高四十尺，帝御流波文穀無縫衫，后衣南越所貢雲英紫裙，碧瓊輕綃。廣榭上，后歌舞歸風送遠之曲，帝以文犀簪擊玉甌，令后所愛侍郎馮無方吹笙，以倚后歌中流。歌酣，風大起，后順風揚音，無方長吸細嫋與相屬，后裙髀曰：「顧我，顧我！」后揚袖曰：「仙乎，仙乎！去故而就新，寧忘懷乎？」帝曰：「無方爲我持后！」無方捨吹持后履。久之，風霽，后泣曰：「帝恩我，使我仙去不待。」悵然曼嘯，泣數行下。帝益愧愛后，賜無方千萬，

入后房闥。他日，宮姝幸者，或襞裙爲縐，號曰「留仙裙」。

婕妤益貴幸，號昭儀，求近遠條館。帝作少嬪館，爲露華殿、含風殿、博昌殿、求安殿，皆爲前殿；後殿又爲溫室、凝缸室、浴蘭室，曲房連檻，飾以黃金白玉，以璧爲表裏，千變萬狀，連遠條館，號通仙門。

后貴寵，益思放蕩，使人博求術士，求匪安卻老之方。時西南比波夷致貢，其使者舉茹一飯，晝夜不臥。偃典屬國上其狀，屢有光怪。后聞之，問何如術。夷人曰：「吾術天地平、生死齊，出入有無，變化萬象而卒不化。」后令樊嫕弟子不周遺千金，夷人曰：「學吾術者，要不淫與謾言。」后遂不報。他日，樊嫕侍后浴，語甚歡，后爲樊嫕道夷言。嫕抵掌笑曰：「憶在江都時，陽華李姑畜閑鴨水池上，苦獺嚙鴨，時下朱里芮姥者求捕獺狸。獻姥謂姑曰：『是狸不他食，當飯以鴨。』姑怒，絞其狸。今夷術真似此也。」后大笑曰：「臭夷何足汚吾絞乎！」

后所通宮奴燕赤鳳者，雄捷能超觀閣，兼通昭儀。赤鳳始出少嬪館，后適來幸，時十月五日。宮中故事，上靈安廟，是日吹塤擊鼓，歌連臂踏地，歌赤鳳來曲。后謂昭儀曰：「赤鳳爲誰來？」昭儀曰：「赤鳳自爲姊來，寧爲他人乎？」后怒以杯抵昭儀裙曰：「鼠子能嚙人乎？」昭儀曰：「穿其衣，見其私足矣，安在嚙人乎？」昭儀素卑事后，不虞見答之暴，孰視不復言。樊嫕脫簪叩頭出血，扶昭儀爲拜后。昭儀拜，乃泣曰：「姊寧忘共被夜長，苦寒不成寐，使合德雍姊背邪？今日垂得貴，皆勝人，且無外搏。我姊弟其忍內相搏乎？」后亦泣，持昭儀手，抽紫玉九雛釵爲昭儀簪髻乃罷。帝微聞其事，畏后不敢問，以問昭儀。儀曰：「后妬我爾，以漢家火德，故以帝爲赤龍鳳。」帝信之，大悅。

帝嘗蚤獵，觸雪得疾，陰緩弱不能壯發，每持昭儀足，不勝至欲，輒暴起。昭儀常轉側，帝不能長持其足。樊嫕謂昭儀曰：「上餌方士大丹，求盛不能得，得貴人足，一持暢動，此天與貴妃大福，寧轉側俾帝就邪？」昭儀曰：「幸轉側不就，尚能留帝欲，亦如姊教帝持，則厭去矣，安能復動乎？」

后驕逸，體微病，輒不自飲食，須帝持匙箸，藥有苦口者，非帝爲含吐不下咽。

昭儀夜入浴蘭室，膚體光發占燈燭，帝從幃中竊望之，侍兒以白昭儀。昭儀覽巾，使徹燭。他日，帝約賜侍兒黃金，使無得言。私婢不豫約中，出幃值帝，即入白昭儀。昭儀

遽隱辟。自是帝從蘭室幃中窺昭儀，多袖金，逢侍兒私婢，輒牽止賜之。侍兒貪帝金，一出一入不絶。帝使夜從帑益至百餘金。

帝病緩弱，太醫萬方不能救，求奇藥，嘗得脊卹膠遺昭儀。昭儀輒進帝，一丸一幸。一夕，昭儀醉進七丸，帝昏夜擁昭儀居九成帳，笑吃吃不絶。抵明，帝起御衣，陰精流輸不禁，有頃，絶倒。挹衣視帝，餘精出湧，霑汚被內。須臾帝崩。宮人以白太后。太后使理昭儀，昭儀曰：「吾持人主如嬰兒，寵傾天下，安能斂手掖庭令爭帷帳之事乎？」乃拊膺呼曰：「帝何往乎？」遂歐血而死。

伶玄自敘

伶玄，字子于，潞水人。學無不通，知音，善屬文。簡率，尚真樸，無所矜式。揚雄獨知之。然雄貪名矯激，子于謝不與交，雄深慊毀之。子于由司空小吏歷三署，刺守州郡，爲淮南相，入有風情。哀帝時，子于老休，買妾樊通德。通德，嫕之弟子不周之子也。有才色，知書，慕司馬遷《史記》。頗能言趙飛燕姊弟故事。子于閒居命言，厭厭不倦。子于語通德曰：「斯人俱灰滅矣，當時疲精力，馳騖嗜慾蠱惑之事，寧知終歸荒田野草乎？」通德占袖，顧視燈影，以手擁髻，淒然泣下，不勝其悲。子于亦然。通德奏子于曰：「夫淫於色，非慧男子不至也。慧則通，通則流，流而不得其防，則百物變態爲溝爲壑，無所不往焉。禮儀成敗之説，不能止其流。惟感之以盛衰奄忽之變，可以防其壞。今婢子所道趙后姊弟事，盛之至也；主君悵然有荒田野草之悲，哀之至也。婢子拊形屬影，識夫盛之不可留，衰之不可推。俄然相緣奄忽，雖婕妤聞此，不少遣乎？幸主君著其傳，使婢子執研削道所記。」於是撰趙后別傳。子于爲河東都尉；班躅爲決曹，得幸太守，多所取受。子于召躅，數其罪而捽辱之。躅從兄子彪，續司馬《史記》，絀子于，無所收録。

桓譚云

王莽時茂陵卞理者不仕，以夏佚《尚書》授。時更始二年，赤眉過茂陵卞理，棄圖書隱山。劉恭入其廬，獲金縢漆匱，發之，乃得玄書。建武二年賈子翊以示予，曰卞理之琴師玄也。《尚書》臣昺校中書，右伶玄趙后傳，竹簡磨滅，文義交錯，不可具曉。謹與臣昺書同校定相證別，刪去其不可詳，合爲一篇，其趙后、樊嫕無所終，疑玄之闕文也。

註釋

↑ 疑作「脈」。古人認爲合諧的性生活可以調節循環，故稱爲脈。有關解釋可參見高羅佩中國古代房內考。

↑ 濡，同「溽」，浴餘汁也。

↑ 字義爲小帳幕。

↑ 中國古籍中用以稱七至十七世紀吉蔑王國，位於今柬埔寨。其名始見《隋書》。自唐武德後屢與中國通使。宋元時中國商人頗有在其地安家經商者。

此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

此漢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